

## 楔子

○年○月 天氣陰 男人啊～要木頭一點的好？還是神祕一點的好？

好姊妹的心上人是個大木頭，我家念荷都暗戀他五年了，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但為了完成念荷的計劃——騙說有變態跟蹤她，讓木頭來保護她，接著日久生情，所以我只好去倚家作假證幫腔。

不過比起念荷的木頭情人，我倒是對木頭的雙胞胎兄弟紀左司多留意了一下，這傢伙有點奇怪，明明跟木頭長得頗像，但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真想不到，這樣一個外表冷漠的男人，對家人意外的溫柔呢！

P.S.：對小孩沒轍的男人很可愛，念荷家的兩隻小惡魔看來是紀左司的剋星^\_^

○年○月 天氣晴 我好像真的滿在意他的……

今天早上去公司前，很意外的竟然在路上遇到他！聽說他是被他家裡人踢出來的，要他去當右司跟念荷的紅娘，看他一臉苦惱的樣子，我覺得有點好笑，也有點羨慕被他所重視的人，雖然他嘴上罵親弟弟太遲鈍，實際上卻是個很疼愛弟弟的好哥哥吧。

突然，他讓我想起大哥，大哥也是這樣疼愛我呢！還記得小時候，我一直說要嫁給大哥，現在想想，嫁給跟大哥一樣顧家的男人好像真的很不錯！

○年○月 天氣多雲 他笑起來的樣子好溫柔，我很喜歡。

今天晚上，我跟倚家一群人設局給右司跟念荷，目的是為兩人製造機會，而成員當然也有紀左司。老實說，能跟他一起合作一件事，讓我很有參與感，也很開心，好像自己也被認同是他的家人一樣。

且能因為這個機會，我們兩個多了一些互動，還能讓我看到他難得的笑容，我想，我似乎又更喜歡他了，畢竟那笑容……太溫柔了——

○年○月 天氣晴時有雨 沒想到他能過大哥這關，高手！

在家裡看到他的時候，我就知道大哥誤會了。大哥一定把左司當成右司，才會誤以為他腳踏兩條船，把人給架回家威脅了。

幸好，這誤會來得及解開，但我對他能這麼鎮定的應付大哥這樣的黑道人物，還是覺得既訝異又欣賞，以前那些追求者總是過不了大哥這一關，現在他居然能和大哥一起聊天、喝咖啡，實在讓人佩服。

這是不是也表示，我是真的可以喜歡這個人？

○年○月 天氣大晴 好姊妹，妳一定要幸福，而我也要尋找自己的幸福！

我的好姊妹終於在這天得償夙願，我想，我以後要叫她「紀太太」了^\_^，我衷心的祝福她一定能幸福。但在看到這麼美的婚禮後，我也突然好想當新娘喔……難道是因為有了喜歡的人嗎？！

的確，婚禮上，紀左司穿得好帥氣，害我會忍不住猜想他當新郎的時候會是什麼

模樣，然後也會忍不住猜想，如果那新娘能是我多好、如果能跟念荷當妯娌多好、如果也能讓別人喊我一聲「紀太太」多好……好吧，我發花癡了，但我想那是因為我真的喜歡這個人。

突然，滿滿的動力湧上——乾脆，我就以此為目標試試看好了！無論結果如何，我可不是那種不試就退縮的人！！我可是關晨希耶！！！（熱血起來了）

P.S.：唉～雖然說得信心滿滿，其實很不安啊！況且我也已經安排好要去法國進修了……

## 第一章

紀左司不停地在辦公室來回踱步，一方面因為心裡焦躁，加上有一股不好的預感，他完全坐不住。

可惡，最近已經夠煩的了，可不要再有什麼意外才好。

他試圖藉由眺望窗外的景致，來壓下心中的煩躁感，不過，只要那張導致他壞心情的東西仍安好的躺在他的辦公桌上，效用可能不大——那是一份紀左司的身體健康檢查報告，說明他「很不幸」的所有數值皆正常，包括生殖能力。

真的是很……很不幸！

他倒寧願自己和弟弟右司一樣——無法生育，那麼他就不用為了要接下傳宗接代之責而在這裡煩惱，煩惱到連倚敬辰出現了，他都沒發現。

倚敬辰已經來了好一會，正坐在沙發上，饒富興味地瞅著紀左司。看來他真的很困擾。

「咳，咳！」他輕咳兩聲，試圖引起紀左司的注意。

聞聲，紀左司回過頭來，倒沒有想像中驚訝，而是淡淡瞄了他一眼，有些不滋意味道：「現在就屬你最悠閒了，一點煩惱也沒有。」

「誰說我沒有煩惱。」倚敬辰不表認同。

怎麼，他也有煩惱？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

紀左司前前後後、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那容光煥發的俊臉、盈滿笑意的翠綠眸子，加上那上揚的嘴角，他實在看不出來……這傢伙有什麼煩惱可言。「你有什麼煩惱？」

「我覺得人長得太帥也是一種困擾耶！」倚敬辰一本正經地說。

紀左司沒好氣地賞了他一記白眼，「你好像真的很閒嘛！」這小子根本就是吃飽撐著，才有空尋人開心。

「這樣好了，我來幫你一把，你跟我說說，你最近到底在煩惱什麼？」倚敬辰明知故問，還要裝得一臉熱心樣。

紀左司猶豫了一下，雖然敬辰之前問他的時候，他覺得把弟弟的私事拿出來講實在不太好，但現在想想……無法生育並不等於性無能，拿到檯面上來說應該無妨吧。

他暗歎一口氣，才開口，「我必須為紀家傳宗接代。」

意料中的答案，畢竟他也是知情者之一。「你？為什麼非得你？那右司呢？」他必須謹慎回答，別露出馬腳來，不能讓左司知道這是一場他早就知道的騙局。

「聽說……他不能生育。」紀左司一古腦地把狄霏跟他說的事全都告訴了倚敬辰。雖然大多時候他都對大嫂說的話半信半疑，但這次看起來好像是真的，所以他現在很需要別人的建議。

「結論就是你必須為紀家留下子嗣。」

「沒錯。」紀左司的眉頭深鎖，又開始繼續先前無意義的動作——來回踱步，彷彿這樣走一走，問題就會解決了似的。

看著對方走過來又走過去，倚敬辰覺得自己的眼睛都快扭傷了。「拜託，你別走了，行不行？」他不得不出聲制止，要是再讓他這樣走下去，地板遲早會被他磨出一個洞來。

紀左司停下腳步，詢問道：「那你有沒有什麼兩全其美的方法？我不想結婚，但我需要孩子。」

兩全其美的辦法？想得美！「除非你能無性生殖、自己懷孕生子。」倚敬辰戲謔地說。

聞言，紀左司垮下肩膀。那根本是天方夜譚嘛！男人又沒有生孩子的「必需品」，怎麼懷孕生子？所以說，上帝創造男人和女人是有用意的，生孩子必須男人和女人攜手合作才行。

可是……一想到為了生孩子而必須和某個女人有牽扯，他就覺得渾身不對勁。被女人騙的經驗，一次就足夠，他不想也不允許自己再涉足愛情。總而言之，他現在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對於愛情和女人，敬謝不敏。

見他一副苦惱的樣子，倚敬辰實在很想把事情都抖出來，但一想到家中的娘子軍團，他終究是張了張口，什麼也沒說。

為了往後自己的安寧日子，只好犧牲左司了。

「你想有沒有人願意借腹生子？」說完他自己都覺得荒謬，但他已無法可想了。聞言，倚敬辰多看了他幾眼，「如果是我借的話，肯定會有很多女孩子前仆後繼報名，不過要是你想借的話，我可就不敢說了。」

聽聽，這是什麼話嘛！言下之意是指自己的魅力不如他？！這傢伙真是完全沒有羞恥心！

懶得跟他辯，紀左司繼續他荒謬的計劃。「你想，如果我願意付出一些代價來換取一個孩子，行得通嗎？」

「代價？什麼代價？」倚敬辰問。

「五百萬。」

倚敬辰聳聳肩。「或許，錢這種事說不準的。」金錢或許很誘人，但會不會有人願意接受這樣的交易，還是個未知數呢。

見狀，紀左司氣得牙癢癢的，「你能不能做些有建設性的提議？比如說，我該怎麼採取行動？」他在跟他談正經事，這傢伙卻盡說一些有說等於沒說的事。

他想自己一定是發昏了，病急亂投醫，不然，怎麼會要敬辰提供意見？可是，他真的沒別人可以商量了！

「怎麼採取行動，嗯？」斜睨了紀左司一眼，倚敬辰修長的手指在桌上敲擊著，

發出「叩叩」的單音節奏。

他是認真在想辦法了，不過他也沒做過這種事啊……

驀地，倚敬辰的腦中靈光一閃，立即起身拉著紀左司就往外衝，「我們上街去。」

「上街做什麼？」紀左司一頭霧水地問。

「人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們上街去幫你找女人生孩子啊！」倚敬辰滿臉笑意，理所當然地回答。

上街找女人幫他生孩子？他瘋了不成？紀左司無法置信地搖搖頭，但人已經被倚敬辰拖著跑。

死定了，他真的死定了。

紀左司臉色鐵青地注視著東區來來往往的人群，心想，自己真的是壓力太大，瘋了才會和倚敬辰到這兒來。

紀左司忙著懊惱，而倚敬辰忙著替他物色對象，兩人皆未曾發覺他們出色的外表和頑長的身材早已成為眾女孩們的注目焦點。

有了！倚敬辰的眼睛一亮，視線隨著一名可愛的女孩移動，「那個穿紅格子裙的女孩怎麼樣？」他用手肘頂了頂身邊的紀左司。

紀左司差點當場跳了起來，狠瞪了他一眼，「太荒謬了，我不幹！」

「什麼？」倚敬辰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那個穿紅格子裙的女孩身上，沒聽清楚紀左司的話。

「我、不、幹。」紀左司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

這一次他的話可就清晰地鑽入倚敬辰的耳朵，清楚的傳達到他腦裡，他挑高眉，「你想臨陣脫逃？」

「我只是不想丟人現眼罷了。拜託，我們都知道這太誇張了，沒用的好嗎！」

倚敬辰定定地看了他三十秒，然後無所謂地攤攤手，「隨便你，反正那又不關我的事，我只是以經驗提供你意見，現在的女孩子喜歡直接一點的，你又不想談戀愛、談結婚，這方法又省時又省麻煩。」

聞言，紀左司挫敗地呻吟了一聲，但想想，他說的也沒錯，況且自己也真的是無路可走了。

可是要他隨便找個女人問：「小姐，妳願意幫我生一個孩子嗎？」實在是高難度啊！

倚敬辰雙手抱胸地等紀左司下決心。一想到左司會硬著頭皮做這種事，他就很想笑，更期待接下來的發展。「如何？你是要採取行動還是打道回府？」

「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很好，有決心。那我來幫你物色對象。」倚敬辰迅速地截斷對方的話，一雙眼睛像雷達似的對街上的人掃視個不停，「那個怎麼樣？」倏地，他指著不遠處的一名妙齡女郎詢問他。

「她會不會太年輕了？」順著倚敬辰指的方向看去，紀左司瞧見的是一名年約二

十三、四歲的時髦女性。

太年輕？倚敬辰悶哼一聲，人家還不見得肯答應呢！他未免太多慮了吧，就說這傢伙悶騷。「那這個呢？」這回，他特地指了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

紀左司啼笑皆非地將視線移回，他很明白倚敬辰這是在抗議。「這位夫人好像是太老了一些，恐怕是生不出東西來的。」他不是沒有注意到那老婦人的年紀大得可以當他母親的事實。

「你這人還真難伺候。」倚敬辰假裝埋怨地道。

「好吧！好吧！你再選一個，我一定不嘮叨。」紀左司的聲音活像是被人掐住脖子般。

倚敬辰滿意地頷首，「這還差不多。」眼光流轉，驀地，他指著一名清秀的女孩，不容置疑道：「就是她了，你上吧！」

聞言，紀左司的呼吸一窒，身為狼王的左右手，他也曾經歷過不少出生入死的場面，從不曾感到害怕，但此時此刻他真的膽怯了。

「上啊！」看他仍呆立原地，倚敬辰不耐地催促，「快呀！」

紀左司莫可奈何地硬著頭皮走上前。神啊！請保佑我！「小姐，請留步。」

倚敬辰聞言差點摔倒，他以為他在演古裝劇嗎？算了，繼續看戲比較重要。

紀左司這一聲叫喚令許多年輕女孩都停下腳步回頭看他，他則直接走到倚敬辰指定的女孩面前。

「你是在叫我？」女孩的臉上閃著驚艷、訝異、不解的複雜神色。

她認識這個英俊的男人嗎？但眼前這張俊臉的確給人熟悉感，像是曾在哪兒見過……啊！他不就是名模倚念荷的另一半——紀右司！

「咳，是的，我……」紀左司覺得頭皮發麻，用眼角餘光瞄了倚敬辰一眼。

「你有事嗎？」女孩一臉興奮。沒想到他本人比雜誌上的照片更英俊！

看對方似乎心情不錯，紀左司鼓作氣地把話說出來，「你願意替我生一個孩子嗎？」

女孩頓了好一會才說：「你——你是開玩笑的吧？」

紀左司神色認真地搖頭，「不，我是認真的，我可以付給你五百萬的酬金。」

「你——」她氣得滿臉通紅。這太荒唐了，她可是一個還未出嫁的女孩子耶，況且對方還是個有婦之夫！

「如果妳覺得錢太少，我可以再加。」萬事起頭難，這會兒他說的可流利多了。

「神經病！」那名女孩揚手給了他一巴掌。

「啪！」一聲，讓紀左司愕立當場，連倚敬辰也怔住了。

「並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金錢買得到。」那名女孩怒氣沖沖地拂袖而去。

五道鮮紅的指印漸漸浮上紀左司俊美的臉，無視於路人的注視，他扭頭朝倚敬辰詢問道：「我還要繼續下去嗎？」

倚敬辰回過神來，連忙走至他身邊，審視他臉上的指痕，並假意關心，「哇！太狠了吧，出手這麼重。」

張了張嘴，紀左司苦中作樂地道：「還好，我的牙齒還在。」

「算了，那我們還是另外設法好了。」看到一場好戲就夠了，他決定不玩了。

「不繼續了嗎？這不是你提議的？」

「再繼續，只怕還沒到晚上你的臉就會腫得跟豬頭一樣了。我想我們用別的法子好了。」倚敬辰又看了他一眼，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臉頰，原來現在的女孩都這麼凶悍啊，真是教人心驚。

「你在發什麼呆？」紀左司走了幾步，發覺對方仍站在原地沒有跟上來，回頭問道。

「哦！沒什麼。」倚敬辰甩甩頭，幾個跨步就來到紀左司身邊，「我看你的臉待會兒最好冰敷一下，免得全公司都知道你挨巴掌了。」

「我不打算回公司。」挨了一巴掌的左臉現在還有些麻麻的感覺，他敢打賭，如果去公司鐵定會鬧八卦，他最好回家休養。

「你要蹺班？」倚敬辰詫異地問。

紀左司點頭。

「好吧！要蹺一起蹺。」倚敬辰毫不猶豫的點頭，反正這是他常做的事。「那搭個便車吧。」

紀左司開了車門，側身坐進車裡，「隨你。」發動車子後，他疑惑的朝身邊的人投去一瞥，「奇怪，你怎麼會跟著我蹺班，難道你不怕大嫂找你麻煩嗎？」

那是因為他知道短時間大嫂恐怕都沒有時間來「操煩」他的事，不過表面上他可得裝裝樣子，免得對方起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最近看很開。」

紀左司又不解的看他一眼。

這可不像他會說的話！倚敬辰向來主張能躲就躲，這會兒怎麼會回家自投羅網呢？這其中一定有原因，除非……除非他能肯定大嫂的目標不是他！

紀左司的腦筋轉得飛快，家中只剩他、敬辰，還有擎天三個人是孤家寡人，難道大嫂打算先下手的目標是他？這……這可就不妙了，他可得好好想想。

他是需要一個可以繼承紀家的孩子，但他還不打算要一段婚姻！如果讓大嫂摻和進來只會更麻煩。

天啊！他無法想像！

桃園機場。

紀左司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和她們一同來接關晨希的機？雖然，因為念荷跟右司的關係，兩人也算是朋友了，他對她也沒什麼意見，如果只是要他幫忙走一趟，他沒意見，但要跟家裡的娘子軍一起，他就覺得有陰謀，分外不想來。

不過，為了自己的眉毛著想，他不得不來。

狄霏一早便對他丟下一句話，「如果你敢不去接機的話，你的眉毛就會跟你 Say good-bye 了。」

這話聽來很幼稚，但他完全不想挑戰一向說得出做得到的大嫂，所以為了保住他的眉毛，他終究是跟來了。

看著一群女人吱吱喳喳說個沒完沒了，彷彿幾千年沒說過話似的，紀左司莫可奈何地搖搖頭，他移開視線，恰巧看到他們等待的人走來。

她……似乎變得更成熟嫵媚了。

關晨希穿過人群，筆直朝紀左司走去，一直走到他面前才停住，打了招呼，「好久不見了，左司。」她表現的很鎮定，但天知道她有多緊張，這麼久了，終於能再見到他，而他依舊英俊出色，一如她記憶中的人。

不過，是因為他們許久不見嗎？總覺得他對她多了一股疏離感。

「的確是好久不見了，歡迎回來。」紀左司客套地打招呼。

他並不討厭她，但卻不能表現得太熱絡，否則，狄霏會以為他對關晨希有意，會更千方百計地要把兩人送作堆。

「你的樣子並不像歡迎我回來的表情。」關晨希有些失望的說。

原以為因為念荷的事，兩人多少會熟稔一點才對，但……事實證明她錯了，對方的態度讓她有些受傷，畢竟在法國的日子，她可是很想念他的，他的樣貌甚至會不時浮現在她的腦海。

「怎麼會呢？妳太多心了。」他僵硬地擠出一絲笑容。

他無法忽視在關晨希身後的四個女人全都虎視眈眈地瞪著他，彷彿只要他一說錯話，她們就會立刻衝上前來將他碎屍萬段。

見狀，狄霏笑盈盈地下了命令，「我們回去吧，有話回家再說。」頓了一下，又道：「晨希，妳坐左司的車。」

關晨希本來有點高興，但在看到紀左司的表情後，又冷掉了。

「這……」紀左司原本還想說些什麼，但一接觸到狄霏那凶狠的目光，他的話就全吞進肚子裡去了。

「你有意見嗎？」狄霏假笑地問。

「沒有、沒有。」他怎麼敢？！上天明鑒，得罪「恰查某」的下場是很淒慘的，更何況一次得罪四個，那他乾脆撞壁自殺算了。

「那就好。」狄霏滿意地轉身，「我們走吧。」

眾人皆照狄霏的分配，上車回倚家大宅。

關晨希瞧著紀左司專注開車時的側面，有些發愣。不論何時何地，這男人看起來總是那麼賞心悅目，可惜，心卻閉得很緊。

「左司哥，你怎麼會有空來接機呢？」她刻意換了一個親近一點的稱謂，主動開啟話題。

紀左司的眉皺了一下。這可把他給問倒了，他該怎麼回答？總不能老實說他是被逼的吧？

她眼尖，早已瞧出他臉上一閃而逝的為難，心下也明白了幾分，「其實不說我也知道，你一定是被逼的，對不對？」

「妳——」他詫異地看了她一眼，難道自己的表現有這麼明顯？

「我知道狄霏姊有意撮合我們兩個。」她將雙手交叉置在腿上，狀似漠不在乎地提起，實際上很緊張。

「妳知道？」沒料到她會直接說出來，他有些訝異。

「沒錯。」

紀左司思忖了一下，他在想該怎麼婉轉地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她，而不傷害她。

看著他突然靜默，想也知道對方是在思考怎麼拒絕自己。

思及此，她的心有點痛，但她還不想放棄，她想過要自己努力爭取的，絕不能現在就投降。

「咳、咳。」紀左司假意清了清喉嚨，「很抱歉，因為我而造成妳的困擾，希望妳別介意，我大嫂這陣子就是當媒人當上癮了，舉目所見的每樣東西都想幫他們配對，連蒼蠅也不例外。」她會明白他話中的含義吧？

「你不喜歡我？」她的眸中閃過一絲受傷的神色，快得令人無法察覺。

「我們是朋友，我當然喜歡妳。」他熟練地將車子駛入車庫中，不著邊際地回答她的問題，「更何況妳還是念荷的好朋友。」

這根本不是她要的答案。她就知道，在他眼裡她只不過和世界上其他女人一樣，他沒理由對她另眼相待。

有些氣餒，關晨希打開車門下車，逕自走向屋裡。

紀左司沒有追上她，只是遠遠走在她身後。再見到她，他總覺得她看自己的眼神中似乎多了一抹光芒，一抹令他感到畏懼的光芒。

紀左司的腳步不自覺地放慢了，是他多慮了，還是……但無論如何都跟他無關，他會堅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倚宅，紀左司快速穿過客廳，正準備上樓。

不料，狄霏出聲叫住了他，「左司。」

「有事嗎？」他的腳步一頓。他就知道大嫂不會輕易放過他。

「吃些點心吧。」狄霏嘴角含笑地說，不過她並不打算給他拒絕的權利。

「謝謝！我不餓。」現在他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間，避開這群頗危險的女人。

「你一點都不餓嗎？」狄霏笑意不減地又問了一次。如果左司夠聰明的話，就該明白她話中不容易忽略的威脅意味。

「呃——」紀左司遲疑了一下，不得不改口，「我想是有一點點餓了。」最近狄霏拜仲君為師，苦練飛刀絕技——熱騰騰才剛出爐的絕技，他可不想成為首位品嚐的「幸運者」。

倚念荷、聶書影、舒吻雨全饒富興味地觀賞兩人的互動，真難得瞧見左司被剋得死死的。

狄霏挪開身體，特意讓出關晨希身邊的位置，對紀左司說：「既然你也有一點點餓了，那就過來一起吃點心。」

他能說不嗎？紀左司別無選擇地走回客廳，在關晨希的身邊坐定。

見狀，關晨希的臉色黯了黯。

還是這麼一張沒有任何表情的臉，讓人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麼。真是的，他雖然不像右司哥那般遲鈍，可他那一派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更難纏。

聶書影將霸佔著她的頭不放的蜥蜴嘟嘟給抓下來，隨意地往肩上一擋，用手指充當梳子理了理她那一頭短髮。「晨希姊，妳這次回國預備待多久？」

「進修告一段落，短時間不打算再出國了。」雖然生氣他的淡漠，但她仍無法忽略他的存在感。

她能感覺他就坐在她身側，修長的腿正好貼住她的腿，兩人靠得極近，近到她都快懷疑自己是不是也能聽到他的心跳。

「那妳什麼時候要開始接新的工作？」倚念荷叉了一塊蛋糕往嘴裡送，邊咀嚼邊贊同，當然，她不是贊同蛋糕，而是打從心裡覺得紀左司和關晨希很相配。「最近，林姊老唸著妳呢。」

「看看情形再說了。」關晨希隨口應著。她朝思暮想的人就在身邊，她的大腦好像無法思考太多。

舒吻雨一直沒有開口，沉默地看著一切。她心想，左司能抵擋多久呢？大嫂勢必是想撮合他們了，而大嫂向來是很難纏的。

「左司哥，你怎麼不吃？江嫂的手藝真是棒透了。」倚念荷又叉了一塊蛋糕正準備往嘴裡送時，不經意地對上紀左司深思的目光。

「妳不怕身材變形嗎？」他倒是挺好奇的，女孩子不是都怕胖嗎？怎麼念荷還猛吃高熱量的東西？

「你想吃嗎？」倚念荷津津有味地一口接一口。

顯然她是不怕了，紀左司故意危言聳聽，「要是妳變胖了，小心右司會向外發展哦。」

「他才不會。」倚念荷不為所動，她對右司有百分之兩百的信心，反倒覺得紀左司太閒了，不然怎麼有空來挑撥離間？真是惟恐天下不亂的小人。

這時，狄霏乘機插口，「左司，你的問題解決了嗎？」

什麼問題？紀左司頓了一下，才意會出對方所指，立即沮喪的說：「還沒。」他垮下肩膀，那個火辣辣的「鍋貼」真是讓他刻骨銘心。

「難道你打算做不孝子？」

「當然不是。」他靠向椅背，有些無奈的想，要是人狼也能無性生殖就好了。他有什麼困難嗎？關晨希頗是好奇地用眼角瞟了紀左司一眼。心想，如果她能力所及的話，一定不計代價地幫他。

「那就好。」狄霏端起面前的飲料輕啜一口，「事情老懸著也不是辦法，你最好早點解決。」

「我知道。」偏偏那比登天還難耶！他上哪去找個兒子？紀家不能無後，不論如何，他都必須設法生出一個孩子來！

見狀，狄霏露出算計的笑容，不過，紀左司卻因太專注於他的難題上，而忽略了狄霏那詭異萬分的笑臉。

一想到即將要發生的事，她的笑容就漸漸地擴大，擴大……

是啊！太有趣了。

第二章

關晨希站在大門外望著紀左司駕著藍色轎車絕塵而去，心中留下落寞的漣漪，一圈一圈擴大。

他就這麼急著擺脫她嗎？唉，她不自覺地歎了口氣，這種情形她早該預料到了，不該以為多了一點交情會有什麼不一樣。

「怎麼啦？一回來就歎氣。」關夜希悄然無聲地出現在她身後。

「啊——」被嚇了一大跳，關晨希撫著心口，定了定神才說：「大哥，你想嚇死我啊？」

一抹笑意躍上關夜希漂亮的唇角，「妳做了什麼虧心事？這麼容易嚇到。」好長一段日子沒見面，他挺想念她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她是他惟一的親人了。

「我哪有，正常人都會嚇到的好嗎。」她心虛地垂下眼睫，不敢直視親大哥的眼睛，生怕一個不小心便洩漏了心事。

「沒有？」她越這樣說就越有問題。關夜希上上下下地打量她一番，她該不會有什麼事瞞著他吧。

「真的沒有嘛！」關晨希連忙挽住大哥的手臂，嚷嚷道：「大哥，我快要餓扁了，你還要繼續審犯人嗎？」

好吧！暫時先放她一馬，等吃完飯再來一番嚴刑逼供，不過，天知道他的嚴刑逼供有沒有用？他根本拿這個妹妹沒轍。

「是、是，我們這就去餵飽妳的肚皮。」關夜希寵溺地笑了笑。

暫時逃過一劫了！關晨希撒嬌的說：「我就知道大哥對我最好了。」

「少拍馬屁。」

「我說的是實話！」她鄭重申明。

關夜希沒有說話，他在等著，因為他知道她的下一句一定是一一「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哥。」

當了二十多年的兄妹，他怎麼會不知道她的腦袋瓜子裡在打什麼主意。

「我是說真的，你真的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哥。」

果然沒錯！關夜希笑了笑，「我知道，吃飯吧！妳不是快要餓扁了嗎？」

「嗯！」她深吸了一口飄浮在空氣中的香味。還是回家最好，她的肚子正咕嚕咕嚕地叫，她要好好地大快朵頤一番，才不會虧待自己的肚子。

關家兄妹在餐桌坐下時，如關晨希所料，她大哥已經讓人準備滿滿一桌子她喜歡的菜。

只是，她努力地把食物往肚子裡塞的時候，腦袋可也沒閒著，她猜想，大哥等一下一定還是會逼問她，她最好先下手為強。

嗯！先下手為強。

關晨希不經意地瞥見關夜希左腕上的銀色手鍊，心中一動。她隱約記得許多年以前大哥有跟她說過那條銀色手鍊的由來。

如果她沒記錯的話，那似乎是個信物，一個代表婚約的信物，沒錯！大哥有一個未曾相識的未婚妻，哦！這會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思及此，她忘形地笑出聲來。

「什麼事那麼好笑？」關夜希一頭霧水，小晨怎麼會無緣無故地笑了？該不會是病了吧？

關晨希搖搖頭，「沒事。對了大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好像有一個未婚妻，對嗎？」

關夜希一怔，隨即聳聳肩，「問這個幹麼，吃妳的飯。」她怎麼會突然記起這件事，他還以為她早該忘記了，畢竟他惟一跟她談過的一次是在她十五歲那一年，至今已過了多年，她為何又心血來潮地提起這件事？

「大哥，我說的對不對嘛？你還沒回答。」雖然他擺出一副不想再談的態度，不過她可不打算就此放棄。

「小晨——」他歎了口氣，「我們別談這個。」

「為什麼不談？」她立即反問，還笑咪咪地道：「其實要我不說也可以，除非……」她頓了一下，故意朝他投去一瞥。

「除非什麼？」

「除非你趕快替我找個大嫂。」

替她找個大嫂？還得看有沒有人願意嫁給他呢！小晨這根本就是在刁難他嘛！

「我又沒有對象，怎麼替妳找個大嫂？」

「少來，我大哥條件這麼好，只要你登高一呼，恐怕供你挑選的女人多得可以繞台灣一周了。」

雖然她大哥是黑社會頭頭，不過這無損他的魅力和出色的外表，只要他不說，任誰也猜不到他是黑社會老大。

登高一呼？關夜希啼笑皆非地望著她，這丫頭以為他要起義嗎？

「我吃飽了。」不想多說，關夜希起身離開飯廳，加快腳步走向客廳。

其實，他從來沒忘記那個婚約，這麼多年來，那條刻有她名字的銀色手鍊一直戴在他的左腕上，而銀鍊上刻的名字也一直留在他的腦海——紫絡。

然而，他卻連她會長成什麼樣的女孩，都不清楚……

關晨希端著傭人早已切好的水果尾隨在她大哥身後，「大哥，你都已經三十一歲了，是該結婚了，也免得爸媽在天上為你操心，無法安息。」

這一頂大帽子一扣下，關夜希不耐地爬了爬頭髮。

當初訂下這樁婚約之際，他九歲，而紫絡才一歲，如今一轉眼過了二十二年，或許女方早已把這婚約忘了，況且，紫叔當年費盡千辛萬苦才能脫離黑社會，當個平平凡凡的老百姓，恐怕也不希望再和黑社會有所牽連。

「大哥，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

「有、有，妳說的話，我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了。」有時候他真懷疑，到底他是她哥哥，還是她弟弟。

「那麼答案呢？」

「什麼答案？」

他居然問得如此理所當然？關晨希無奈地翻了翻白眼，「你什麼時候上紫家提

親？」

「提親？！小晨妳太誇張了。」

「怎麼會，女孩子的青春有限，難不成你要人家等到人老珠黃嗎？」瞧他大少爺那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反倒像該娶老婆的人是她，真是本末倒置。

「那婚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或許她早已有了要好的男友。」

「那只是你的猜測，不能代表事實，如果紫家一直都在等你呢？」

頓時，關夜希像隻被困住的野獸般，煩躁地來回走動，渾身透露出危險勿近的氣息，因為妹妹的話正好說中他心中所掛念擔憂的事。

一抹不易發覺的笑意襲上關晨希的雙眸，看來她的目的達到了，真的是越來越佩服自己了。

她又起一片蘋果，津津有味地吃著，那股悠閒和關夜希的煩躁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

「小晨，好久不見。」倏地，一道清亮的嗓音自樓梯上響起。

關晨希不用回頭也知道是何人出聲，畢竟能這麼神出鬼沒出現在她家，也只有慕楓了。她抬起頭，「瘋子，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

自樓上走下來的慕楓，聞言，腳下一個踉蹌，便「蹬、蹬、蹬」地跌下樓來。

「哎喲——」他呻吟。

見狀，關晨希肆無忌憚地放聲大笑。

關夜希也不由得露出笑意。

「小晨，好歹我也比妳大上兩個月，叫我一聲楓哥也不過分啊！」慕楓撫著痛處站起身。叫他瘋子？！這……這太差勁了吧！自己什麼地方看起來像瘋子？

「是喔，那你為何不叫我晨姊？」關晨希大言不慚地說。

「我比妳年長耶。」

「事實上，我們算同年齡。」

真受不了她！慕楓搖搖頭，她愛怎麼叫就隨她好了，他懶得再糾正。

「說真的，你怎麼有空過來？」關晨希開口詢問。

「我剛趕完稿，順道過來瞧瞧你們兄妹。」慕楓將手插入口袋中，信步走至沙發前，一屁股坐在關晨希身邊。

誰想到，他才剛來，關晨希就隨後回到家了，在樓上的他屁股還沒坐熱，關夜希這個妹控就丟下他去接妹妹了，完全忘了他的存在。

「對了，還沒問你，師父他老人家可好？」關夜希關心的問。

「還不是老樣子，沒什麼不好的。」慕楓揮了揮手，「有空的話，回去探望一下那個孤單老人吧。」

他和關夜希是同門學藝的師兄弟。

「我知道。」

突然，慕楓想起稍早他所聽見的片段對話，問道：「我剛剛好像聽見有人要結婚，是不是？」他興致勃勃地看著關晨希，接著又看向關夜希，一副他也想參一腳的表情。

「沒有的……」關夜希直覺想否認。慕楓這小子一向愛湊熱鬧，讓他知道的話還得了。

偏偏，關晨希搶在他之前開口，「是我大哥啦！」

「師兄？」聞言，慕楓睜大眼睛，嘴巴差點闔不上。這事他怎麼都沒有聽師兄提起過？哇！太會保密了吧！

關晨希無視她大哥的目光，用力點頭來加強消息的可信度。

「他要跟誰結婚？」

「他的未婚妻嘍！」

關夜希的手僵在半空中，他根本來不及摀住她的嘴，只能暗自悔恨，為什麼自己的動作不能快一點！

「師兄，我未來的師嫂是何方神聖？」慕楓直直地看著關夜希，一副非要問出個結果來不可的模樣。

「你別聽小晨胡謔……」

聞言，她不服氣地嚷嚷，「我哪有胡謔，你本來就有一個未婚妻，不是嗎？」

關夜希啞口無言，他的確是有一個未婚妻。

慕楓悄悄移至他身邊，伸手勾住他的肩膀，揶揄道：「師兄，改天你會不會突然告訴我，你有一個七、八歲大的兒子了？」

不客氣地賞了對方一肘，關夜希沒好氣地道：「這個笑話一點也不好笑。」

「我可是很正經的在請教你耶。」慕楓笑得好賊，彷彿他說的全是事實。

「謝謝你哦！」關夜希嘲諷地應了一句，「承蒙你如此看得起我。」

「不客氣，你是我師兄嘛。」無視於他的語氣，慕楓繼續欠打的問：「那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老天！他快要瘋了，他跟眼前這兩個人根本無法溝通。

「我暫時沒有這個打算。」關夜希點了根煙，吸了一口，又附註道：「你們管好自己就行了，我的事我自己會處理。」事實上，他根本沒想打算什麼，只想結束這個話題。

「不管就不管嘛！」關晨希故意嘟起嘴，喃喃道：「不過，我那未來嫂子真是可憐，她一定不知道她的未婚夫打算拋棄她。」

慕楓瞧見關晨希正偷偷地朝他擠眉弄眼，也趕緊發揮他的最佳演技，加油添醋地道：「她一定會成為左鄰右舍茶餘飯後的話題，還會被人恥笑，畢竟被未婚夫拋棄並不是件光榮的事，也許……也許明年我們就得拿花去祭拜她了。」

哇！哇！太毒了吧！難怪俗話說「無毒不丈夫」，這個慕楓還真是最佳詮釋者，人家跟他又沒有深仇大恨，幹麼平白無故詛咒人家？

但為了合作，關晨希憋住笑，一臉惋惜地道：「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見狀，關夜希煩躁地捻熄手上的煙，咆哮道：「你們兩個都給我閉嘴！」他不想再聽他們兩個一搭一唱，再聽下去，說不定他會自覺罪惡深重而切腹自殺，以此謝罪。

拋下那兩個礙眼、聒噪的傢伙，他邁開大步、拾級而上。

一抹笑容緩緩地在關晨希的臉上綻放開來，直到關夜希高祧的身影消失在樓梯頂端，她才舉起手，對著慕楓笑道：「Give me five。」

「啪！」一個清脆的擊掌聲響起，意謂著關夜希已經陷入泥淖中。  
是啊！值得喝彩。

紀左司揉著兩邊的太陽穴，正搭乘專用電梯上二十一樓——他的辦公室，而此際他的頭疼得要命。

可惡！如果不是狄霏對他實施疲勞轟炸，他也不至於如此狼狽。

「叮！」一聲，二十一樓到了，電梯門迅速打開，他甩了甩頭跨出電梯。

七天了，從關晨希回國到現在，他已經忍受狄霏的荼毒整整七天，他自己都訝異，竟然能夠毫無損傷地存活下來。

狄霏不時在他耳邊說關晨希有多好、多美、多適合當一個賢妻良母，他都能倒背如流了，不過，那全都與他無關。

他筆直朝自己的辦公室前進，途中經過祕書的桌子，而電話鈴聲正巧響起，他絲毫不受影響，仍是自顧自地走向辦公室。

「總經理，總裁夫人找您。」祕書小姐輕柔悅耳的聲音，很剛好的在他跨進門內時喚住他。

紀左司閉上眼睛，沉吟半晌，才道：「接進來吧！」不知道狄霏又要搞什麼花樣？老實說，他真想挖個洞躲起來算了。

坐上辦公桌後的皮椅，他伸手鬆開頸上勒得他喘不過氣來的領帶，萬分不願地接了電話，「喂，我是紀左司。」

「左司，我是狄霏，有件事想跟你說，有時間嗎？」狄霏的聲音明顯帶著些許興奮。

似乎有些不對勁，可是他又說不上來，「說吧，我洗耳恭聽。」

「既然你對晨希沒有意思，那我也不好勉強你……」

她良心發現了？紀左司屏息等待下文。他最好別高興得太早，免得樂極生悲。

「所以我想出另一個方法來幫你。」

「什麼方法？」他心下一驚。

狄霏咯咯地笑了起來，「你叫祕書把今天的報紙拿給你看就知道了。」

聞言，他一顆心彷彿吊了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的。他按了內線的通話鈕，「麻煩妳把今天的報紙全都拿進來。」

「全部？」

「全部。」命令簡潔有力。

而話筒的另一端斷斷續續傳來一陣陣教他膽戰心驚的笑聲，太害怕了，他忍不住問：「大嫂，妳做了什麼？」小心翼翼地問。

「你待會看了報紙就知道了。」她又是一聲輕笑，「不用太感激我，拜拜！」

「喂！大嫂——」他來不及再問，只聽見話筒傳來「嘟……嘟……」的聲音，對

方已經掛斷電話。

紀左司頹喪地放下話筒，看來他的惡夢又要開始了。

「叩、叩。」敲門聲響起。

「進來。」

祕書捧著一堆報紙推門而入，「這些——都是今天的報紙。」她將懷中的報紙全放在上司的桌上。

「謝謝妳。」

等祕書離開後，紀左司仍直盯著桌上那疊報紙許久，卻沒有伸手去拿，彷彿報紙會咬人似的。

「砰！」一聲，門被粗魯地打開了。

紀左司淡淡地瞄了來者一眼，不以為意地道：「你打算拆掉我的門嗎？」

「你還有心思說這種話，肯定是還沒看報紙吧。」倚敬辰瞪大眼睛看著紀左司，他可以想見等會這張臉會有多難看。

雙手抱胸靠向椅背，紀左司好整以暇地瞅著對方，「究竟報紙上寫了些什麼？你要不要跟我說說？」既然是狄霏的傑作，他最好要有心理準備，免得心臟病突發而一命嗚呼哀哉。

「你自己看不是更清楚嗎？」倚敬辰攤手。

頓了一會，紀左司認命地拿起桌上眾多報紙的其中一份，不經意地自眼角瞥見倚敬辰臉上那幸災樂禍的笑容漸漸、漸漸地擴大——他真想伸手打下那可惡的笑容。

「看啊！」倚敬辰催促道。若不是此刻他手上沒有照相機，不然，他一定會把左司待會的表情拍下來。

他悶哼一聲，「風水輪流轉。」總有一天敬辰也會遭遇到，到時候看自己怎麼整他！

在心裡抱怨完後，紀左司攤開報紙，隨即怔住了，眨了眨眼睛好幾下，十分希望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錯覺——報紙上有一張他的彩色照片，照片旁還有幾行字——

誠徵：卵子一顆，年齡不拘，自認是美女者皆可前來面試，中選者將有重金酬謝，意者請洽誠徵者——倚氏集團總經理紀左司（照片中人），煩請親至倚氏集團商業大樓二十一樓。

最扯的是，照片下還有他的介紹——

紀左司，二十八歲，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體重七十六公斤，現任倚氏集團總經理。

這……這……太荒謬了吧！紀左司像個雕像般地僵在當場。他不敢相信，狄霏居

然這麼對他？！該死！他這會兒可成了名人了，糗大了，根本是丟臉丟到家了。倚敬辰笑咪咪地捕捉紀左司臉上瞬息萬變的表情，有震驚、憤怒、無奈……真是太精采了，雖然他真的可以體會對方此刻的心情，不過，他真正想做的還是放肆地大笑一場。

紀左司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你早就知道？」

「不、不、不，我也是今天早上看了報紙才知道的。」他連忙撇清，他可不想在這兒和左司大打出手，那有損他溫文儒雅的氣質和風流倜儻的外表。「待會兒你這層樓勢必門庭若市。」語畢，他還故意四下張望、打量一番。

紀左司還來不及罵人，他桌上的專線電話已經響了起來，這支電話只有少數較親近的人才知道。

重重地歎了口氣，如果他沒猜錯的話，這通電話應該是偉大的人狼之王——倚廷洛打來「慰問」他的。

「喂！我是紀左司。」

「左司啊！恭喜你了。」果然是倚廷洛那帶笑的嗓音。

「為什麼要恭喜我？」

「你上報了，是一整個版面耶！照片拍得不錯……」倚廷洛的聲音帶著濃濃的笑意，「嗯，我有一種預感，你會紅。」

「謝謝你哦，我寧可把這個機會讓給別人。」紀左司氣到差點口吐鮮血，比起丟臉他還更擔心會引起婦女團體的批鬥……天啊，他招誰惹誰了？！

見他掛斷電話後，倚敬辰湊上前，笑問：「是我大哥打來的吧。」

明知故問！「那又如何？」紀左司給了他一記特大號的白眼。生平第一遭，他發現王上和敬辰竟是同等礙眼！

「沒什麼。」倚敬辰上揚的嘴角洩漏了他的心情。果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大嫂在一起久了，大哥竟被同化得這般徹底，居然連火上加油、落井下石都學會了，也許再過一陣子連他也得甘拜下風。

此時電話鈴聲再度響起。

紀左司不耐地按下按鈕，「有什麼事嗎？」如果挖個洞躲起來就能避開這一團亂的話，他會毫不遲疑的去做，只不過他心知，不論自己躲在哪裡，狄霏還是會把他揪出來！

「總經理，有位許小姐因為看了報紙，所以打電話來證實一下是否真有其事，您是否要接她的電話？」

「不接，你告訴她們，我已經找到理想人選了。」紀左司悻悻然地交代。

「如果是親自前來應徵的呢？」祕書又問。

紀左司皺起眉，他真的會被狄霏害死。

倚敬辰笑了笑，湊上前替他回答，「那就請她們把資料留下，我們審核後再與她們聯絡。」

「是的。」

紀左司朝倚敬辰投去感激的一瞥，他沒有料到對方竟會伸出援手，的確是令他大

大地吃了一驚。

「不用太感激我。」不到三句話，倚敬辰便原形畢露，「我對你不感興趣，所以你不必為了報恩而以身相許。」

頓時，紀左司的感激之意全都消逝不見，他哭笑不得地瞪著他。

倚敬辰視若無睹，「待會我得去參加一場義賣會，你就好好保重吧。」

語畢，他揮了揮手，旋身離開辦公室，在經過祕書身邊時，他停下步伐，慎重其事地交代，「不論何時，若是有位關晨希小姐來找總經理的話，不用通報，就讓她進去知道嗎？」說完，他露出招牌笑容。

「我知道。」祕書羞怯地低下頭，不敢再看向倚敬辰。俊俏又親切的副總裁的笑容總會令人心兒怦怦地跳。

倚敬辰毫無羞恥的施展自己的魅力，以達成目標。

Crescent